

# 從《香港文學》看香港文學（七）

《香港文學》不但聯合香港各派作家，同時也匯聚世界各地華文作家。《香港文學》的一個與眾不同的重要定位，就是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中心。

□趙稀方



《文壇》是香港時間最長的文藝刊物之一 香港文化資料庫供圖

1999年，劉以鬯在「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」上發言，題為《編香港文學的甘苦》。他明確指出：「辦《香港文學》有兩個宗旨：（一）提高香港文學的水平；（二）將各地華文文學當作有機的整體來推動。」劉以鬯提到，有人對《香港文學》刊登香港以外的作品不解，他解釋說：香港與海外有密切的聯繫，難以切割，他引用自己在《香港文學》1989年第1期「編後記」中的話解釋說：「香港作家的流動性很高。目前居住在台灣高雄的余光中；居住在英國的柔簡流；居住在加拿大的盧因、梁麗芳、陳中禧；居住在美國的陳若曦、葉維廉、柯振中；居住在法國的郭恩慈、黎翠華；居住在菲律賓的文志；居住在巴西的劉同穎；居住在新加坡的力匡；居住在上海的柯靈；居住在北京的黃秋耘等，過去都曾在香港做過文藝工作，為繁榮香港文學作出了貢獻。《香港文學》刊登這些作家的作品，可以加深讀者對香港文學的認識，是優點，不是缺點。」

劉以鬯《編香港文學的甘苦》，《活潑繁榮的香港文學——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912-913頁。】

劉以鬯欣慰的是，散居海外的香港作家不但自己寫作，還在海外組織華文學會，為世界華文文學作出了很大貢獻。在一年前（1998）的另一次香港文學研討會上，劉以鬯做了題為《香港文學在當代華文文學的位置》的發言，他指出：「舉例來說，盧因、梁麗芳、陳浩泉等移居加拿大後組織「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」，林滬移居荷蘭後組織「荷、比、盧華人寫作協會」，姚拓移居馬來西亞任《學生周報》、《蕉風》主編，魏中天移居美國後任「美國舊金山中美文化交流協會」顧問，黃河浪移居夏威夷後任「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」理事會主席……。」

劉以鬯《香港文學在當代華文文學的位置》，《騰飛歲月——1949年以來的香港文學》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「騰飛歲月」編委會出版2008年12月第1版，第2頁。】

香港與海外的關係，是天然形成的。五十年代以來，內地和台灣都較為封閉，唯香港是開放地區，銜接各方。香港的刊物從一開始起，就不局限於香港之內，其流動性有時候出乎我們的想像。我們熟知的一個例子，就是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。《中國學生周報》鼎盛時，既有香港版，又有星馬版、印尼版和緬甸版，印數也都相當可觀。

《華僑文藝》創刊於1962年6月，「《華僑文藝》的作者，大多以海外的為主。如星洲的黃崖、美國的李金發、台灣的墨

人、覃子豪、管管、王平陵、謝冰瑩，澳門的方羊等，都是長期支持這個刊物的作家。此外，由於編者與台灣藍星詩社的創辦人覃子豪深交，故此藍星諸人大力供稿，每期均有作品發表。」在銷售方面，據主編丁平說：「我們這個刊物，每期印三千本，南洋方面銷去二千本，是主要的出路。」

許定銘《從〈華僑文藝〉到〈文壇〉》，《香港文學》1986年第1期。】

更能說明問題的，是香港的《文壇》。《文壇》由李金髮於1940年在廣東曲江創辦，1950年3月在香港復刊，由盧森主編，《文壇》一直到辦到1974年才停刊，一共辦了346期，是香港時間最長的文藝刊物之一。1954年1月《文壇》第106期刊出了一份訂戶統計資料，《文壇》的訂戶數字如下：美國：150；加拿大：150；非洲：100；歐洲：50；澳洲：50；毛厘士：100；馬達加斯加：50；東南亞（不包括馬來西亞）：100；馬來西亞：100；菲律賓：50；南美及各島：100；港九及澳門：100；其他：20。從訂閱數字看，美國、加拿大、東南亞、非洲、南美都是其重要訂戶，而香港自身，加上澳門，訂閱數字只和馬來西亞相同，東南亞整個數字，數量遠遠超過港澳。

劉以鬯從一開始起，就利用了香港這一特殊優勢，他沒有將《香港文學》局限於香港之內，而是以香港作家為經，延展到整個世界華文文學。在《香港文學》目錄上，作家前面往往在括號內冠以國籍，從目錄看，來自於世界各地的作家特別多，甚至超過了香港本地作家。2000年陶然主編以後，取消了以括號註明國籍和地區的做法，本土年輕作家數量增加，不過華文作家仍然很受重視，陶然所編的國別華文作家專輯比以前反而更多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前面冠於外國國籍的作家，其實很多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香港作家，而一些沒有括號的作家如施叔青等，其實是

反而是外地來的。

香港與台灣的關係最為密切。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，是港台兩地密切合作的結果。從《文藝新潮》到《好望角》，都有大量的台灣作家在上面發表作品。與此同時，葉維廉、戴天、王無邪、王敬義、溫健騷等人到台灣留學，參與了台灣的現代主義運動。李英豪身在香港，其評論對象卻是台灣詩人，著作也在台灣發行。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在1965年之前，也主要以發表台灣作家作品為主。1967年，台灣林海音創辦的《純文學》，更是創刊了香港版，由從台回港的王敬義負責。《香港文學》創刊後，刊登過大量的台灣作家作品，發表過林海音、陳映真及白先勇等人的專輯，連載過葉石濤《台灣文學史大綱》。與香港文學史有重疊的台灣作家，有以下幾位：

**施叔青（1945-）**  
1979年寓居香港，1994年返回台北。施叔青初到香港，以「香港的故事」小說系列為人所知，其中《驅魔》發表於《香港文學》1986年第1期。在香港後期，施叔青撰寫了《香港三部曲》，試圖為香港歷史畫像。《香港文學》在2011年第2期組織了施叔青「專輯」，刊登了陳芳明、王德威、李瑞騰等人的評論文章。

**鍾玲（1945-）**  
1967年自台灣赴美，1977年定居香港，1989年返回台灣，2003年返回香港，任職浸會大學，2012年榮休後任職澳門鄭裕彤書院，最後又回到了台灣。《香港文學》創刊第一期，她就發表了一篇評論《大廈的巨影——評葉妮娜的〈看星星〉小說集》，其後她又發表了不少詩歌和小說，是一個多面手，不過題材往往還停留在台灣。

**余光中（1928-2017）**  
1974至1985年間來香港中文大學執教，影響了一批《詩風》派的香港詩人。由

於其影響，引發了文壇關於「余派」及「沙田文學」派的爭議。余光中回台灣那一年，正逢《香港文學》創刊。他回到台灣後，持續不斷地為《香港文學》供稿。

**紀弦（1913-2013）**  
出道於上海，在台灣成名，然而不為人所知道的是，他與香港文壇結緣已久。早在30年代中期《紅豆》期間，他就以路易士之名發表了為數不少的作品。五六十年代，他人在台灣，仍然為香港的《文藝新潮》等刊物上寫稿。1976年底，紀弦移民美西，還為《香港文學》撰寫了不少詩歌作品。2013年9月號，《香港文學》發表了悼念紀弦的專輯。

上面已經提到，五六十年代，香港的報刊多數在東南亞流通，香港出版的文學作品也在東南亞有很多讀者，這一點有專門的統計[潘碧華《五、六十年代香港文學對馬華文學傳播的影響（1949-1975）》，《活潑繁榮的香港文學——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748-762頁。]據《南洋文藝》（1961）總編譚秀牧稱，「那時，香港百萬人口，出版的書刊，一般都印行兩三千本；百分之八十都運銷南洋，餘下的百分之二十，幾年也買不完，毫不出奇。可見當時南洋對中文書刊之需求情況。」[譚秀牧《我與南洋文藝》，《香港文學》1986年第1期，總第13期。]可見南洋對於香港書刊的需求之大。作家在香港與東南亞之間的往來，也很頻繁。

1952年，劉以鬯應新加坡《益世報》之邀，擔任主筆兼副刊編輯，此後輾轉多個報刊，在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度過了5年（1952-1957），留下了《星嘉坡故事》（1957）、《蕉風椰雨》（1961）等著作。

1956年，「友聯」先後派余德寬、王健武、王兆麟、陳濯生、邱然、奚會暉等核心成員去東南亞經營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和《蕉風》，後來王健武、姚拓、黃崖、古梅、黎永振、劉國堅等人也先後過去。姚拓（1922-2009）1957年2月到馬來西亞，任《周報》主編，同時參與編輯《蕉風》雜誌，他曾回憶他與黃思聰在馬來西亞編《蕉風》的情況，「1957年，我由香港遷居馬來西亞，同時也兼編《蕉風》月刊，在供稿方面，思聰兄是支持我最有力的一位。大概是在1959年或六零年，思聰兄



鍾玲（左二）擔任「紅樓夢獎」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」決賽委員會主席

大公報記者 李磊澤攝

·趙稀方

博士，教授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、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，著有《後殖民主義》、《翻譯現代性》、《理論與歷史》、《小說香港》等著作。劍橋大學、哈佛大學訪問學人，波蘭羅茲大學、台灣成功大學、東華大學等校客座教授。

## 早晨好，藍毗尼

□白頭翁

越來越大。

我在中國拜見過佛祖的舍利，比如陝西法門寺的佛指舍利，拜見時的那種那景至今猶在眼前。激動的心情至今依舊。據說在中國有佛祖舍利的不下十幾處，但在尼泊爾，卻似乎未見一處，只有在他的出生地藍毗尼有一大家，內藏有釋迦牟尼的牙舍利。我們沒有搞明白，為什麼這顆佛祖的牙舍利沒有安放在佛塔之內？這其中該有多少故事？多少傳奇？

讓人感到神秘的是在那個牙舍利的大家上，有一棵參天茂盛的菩提樹，其樹華蓋之大能遮避整座大家，菩提樹葉又大又厚，長長的葉梢尖尖地直挺天外，樹葉之密，一柄緊簇一柄，似乎密不透風，但微風一掠，滿樹，滿天皆是樹搖葉動，嘩嘩之聲猶如中群僧翻閱經書。據說其家之外有堂，堂前有殿，殿前有廟，廟前有塔，而如今則已灰飛煙滅，只有這棵不老不眠的菩提樹空對大家，在喃喃自語，彷彿還在講述着千年的興衰。

站在釋迦牟尼舍利大家前，早晨晨光之中，能眺望見印度的田野森林，能遠遠地看見印度的恆河，能隱隱地看見

東南方有紫氣升騰，那兒就是佛教史上最著名學府那爛陀寺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廟，直到今日似乎也沒有哪座寺廟能超過那爛陀寺，因為據唐玄奘記載，當年他去時，那爛陀寺有僧人多達萬餘人。中國最早到那爛陀寺學佛的是東晉的大僧法顯和法雲，學習的時間最長，最有成就的是唐玄奘。

那爛陀寺其實是座極神聖的佛學院，哪朝哪代哪年建的寺？開的學？印度無文字記載，依然要靠唐玄奘的記述。那爛陀寺當時的廟階甚高，絕非是僧人就能進的；要入那爛陀寺修行，入則必考，入考甚嚴，經、律、論，門門必高中，否則勸其後轉。每年因考試不得入者竟然十之七八，其考之嚴、之難不比今日考取北大、清華易。唐玄奘入考時，那爛陀寺的主持大和尚僧名為感賢法師，入得門來，進得堂來，拜得佛來，感賢大和尚要親自考考這位不遠萬里來到印度的東土和尚，因為他早有耳聞，玄奘盟誓，不入印度，絕不東歸一步。據說感賢第一堂面試，整整考了三天；三堂面試，考得那爛陀寺外大塘中千朵蓮花一起開放，水中朵朵蓮花，已經一百多歲的老主持大和尚望着廟寺千年



▲江蘇南京市秦淮區明代大報恩寺藏有佛頂舍利 資料圖片



▲印度那爛陀寺曾是佛教的學術中心，二〇一六年被列為世界遺產 資料圖片

難遇的聖景，輕輕掙着齊胸的大白鬚鬚，舉行隆重的收徒儀式。據說感賢大師一生只收過二十五位高徒，唐玄奘最傑出，鬚髮皆白的百歲老和尚以手摸頂，親自授課，為唐玄奘講經十五個月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是最深奧的佛經之一，全經共有四萬餘字，是一部包納萬類的大經。最初寫在多羅樹葉上，佛教之中稱貝葉經，唐玄奘在那爛陀寺學經五年，讀了三遍；臨行，曾在那爛陀寺大廟前栽下一棵菩提樹，一千多年過去了，那爛陀寺的盛況早已一去不返了，早已是「秦磚漢瓦」，其情其景猶如釋迦牟尼在藍毗尼牙舍利的情景，但那棵菩提樹依然挺拔，依然茁壯，依然風采，依然如故。也有一說，眼前這棵在藍毗尼牙舍利家前的菩提樹也是唐玄奘當年前來

朝敬時栽的，如今千年已過，只有它和那爛陀寺前的那棵菩提樹隔空相望，隔山隔水，喃喃相語。

藍毗尼的早晨，明光微曦，會有一群群鳥鴉靜靜地落在牆上、樹上、電線上，甚至路邊小舖的桌椅上。這裏一種頸背上一圈灰褐色頂圈的鳥鴉，可能是藍毗尼特有，讓人稱奇的是它們會像鴿子一樣列成方隊飛翔，然後一隻接一隻斜飛着從半空中衝刺下來，發出一聲接一聲地尖脆而響亮的叫聲。

一切都在甦醒，一切都在朝陽，一切都在等待，幾千個朝霞，幾千個旭日，幾千個風光，都因為釋迦牟尼；藍毗尼的早晨讓人難忘，那是聖地的靈光。（完）

·白頭翁

本人崔濟哲，新華社高級記者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。曾任新華通訊社副社長，中國報業協會副主席。著有《走進黑色世界》《舊曲新歌》《清唱》《風從天上来》《歷史的氣質》等，作品多次獲獎，入選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，被譯為多國文字，被中國國家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。